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八十四

序

○○○周禮義序

卷三十六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

臣訓釋厥旨，將播之稜學。而臣某啓實董周官，惟道之

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

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

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

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

習以崇之，庚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

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疊疊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

馮謹序

○○○詩義序

卷三十六二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旣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恟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

三陽川文集卷之四
二
每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
不足道也微言與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四訓釋
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
庚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
故棧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
章續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
序

○○○書義序

卷二十六三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
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馬惟虞夏
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
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
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
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
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
祇所以爲愧歟謹序

○○○熙寧字說

卷二十六四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
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
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

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新秦集序 卷三十六 九

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諫院號畧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而外嫺開封府推官尚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廷老治其藁為二十卷公諱畋字樂道世家新秦其先人以忠力智謀為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書用進士起家嘗提點荆湖北路刑獄數自繫叛蠻有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繫其後為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侍讀知制誥數以

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制諫院又數言事
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天子錄其
忠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為朝廷惜也公所
為文莊厲謹潔類其為人而尤好為詩其詞平易不
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
如此嗟乎蓋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卷三十六五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
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未得
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天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
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
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
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
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
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
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
壬辰五月日臨川王其序

○○○靈谷詩序 卷三十六七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
豹駑翟之文章梗柎稼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

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謫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陞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榘枘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為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為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鏡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續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送陳興之序 卷三十六十四

先人為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臯簿某為判官淮南以事出如臯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臯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

王臨川文集卷之四
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
與之貴富世其家也與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
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
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
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
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與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
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與之又世故
故又爲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
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卷三十六 十五

君之才縉紳多聞之初君眡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
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
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既而又得調
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
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徼乘機鑽隙抵
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曠然反之此蒙所以
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
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
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 卷三十六 十七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
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
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
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
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才二人
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
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
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
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關也庶幾不失其
所以貴者歟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勅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
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當
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
尚宜爲君子所取故悉錄以歸示諸親友

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
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
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善救方後序

卷三十六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
伏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
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
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
乎四海至於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
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澤而致
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
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
二月二十八日序

○○送陳升之序

卷三十六十一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
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
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
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
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
有大此者然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
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
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
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
所竢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

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族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張刑部詩序 卷三十六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目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龐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污者邪豈唯其言而已乎予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曆三年八月序

○○○送孫正之序 卷三十六

三田川文集 卷之四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
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
失誠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
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
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
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
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自於
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
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
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古

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
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
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
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
吾君而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
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
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送之云爾

○○ 送胡叔才序

卷三十六 十三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貴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已
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

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為諺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已之篤追四方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袞然為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誦於不已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思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

所待以為榮者也彼賢者道彌於中而裸之以藝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羣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予言以歸為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即書其所以為父母壽者送之云爾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八十四

所以為父母壽者幾之云爾
亦喜無量於子同收因釋然樂命恭而體于昭著其
歡音爾君子所宜速游故卦于言以體為父母壽其
之所以榮時而野德音亦多矣昔之書音壽矣音同
謂之平今而舍能壽而榮赫與世欲不其然然則子
聖賢之教可謂不賀乎如昔之矣而然不則不賀者
無類與出其榮音固出也子之縣蓋臺南而置子於
彼許以為榮音也矣賀音庶職於中而縣之以藝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八十五

祭文

祭曾魯公文

蕭蕭魯公為時臣宗小大具宜濟以勤恭寔相累朝
有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秩神介之祉乃終有吉
顯克嗣子能匹公休贊我事樞符帝之求公榮在家
祿養具美既壽且康順以卒齒公則以憾無返其真
天子震悼逮及國人况如安石辱知最久西望涕頤
以薦食酒

祭范穎州文

仲淹 卷八十一 四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出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
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
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
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
風俗之衰駭正怡邪寒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
慕者興起儒先箇箇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
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醲河江
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
講藝瓌歌慕來千里瀟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獬狂
敢請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于伍後常名顯
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
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
旣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
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
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自治具修
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
講宜考老尚與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于斯蓋公之才
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訖與計自公之貴廩庫逾空
和與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
弊綈惡粟閔歿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

王臨川文集卷八十五
訖埋于深訖缺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人
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
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周幾道文

卷八十五

初我見君皆童而憤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
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顏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
皓髮鬢馘分當先弊訖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
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書猶在眼
序銘于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
祭其知歆

祭張左丞文

卷八十五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實佐公爲其子請昏于我先君
不幸公覲京師計逮公門公哭殊悲弔問賻祭使來
以時乃今公薨獨以窶故財無以襚力無以賻祭又
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
我多雖祭不時其吐之乎

祭高樞密文

卷八十五

越初生民降訖于茲廢興亂治成敗安危猷爲之君
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賦銘詩乖離詭駁有萬其辭
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含海畜其富無訾訖窮其源

三
賦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羣司洋洋厥聞可以敷施
謂且永年左右諏咨曷云其凶沸毫弗期凡我常僚
曷已其思爲此薄物以將我悲

羣牧司祭高公文

卷八十二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鬱鬱湖海茫茫弼我密命
作刑四方寅蒸淑慎天子所臧駟駟之良兵賴以盛
公用勤告遂圖厥政某等在職維公之依訖奪以逝
邈乎不歸殯引就行有翩其旂來陳薄物以告長違

祭呂侍讀文

卷八十一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賓周受氏胙國重光奕休于辰

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冢嗣續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
太常是爲世臣焜燿家邦方騫方奮厥隕誰使震驚
咨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弟僚於公之殯祗薦

羞醪

祭馬龍圖父

卷八十一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乖髻旣備官於淮南
習爲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嶮嶢始逢
君之執鞫屢顧我而回鑣逮揚子之旣見方睨城之
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
予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霄以牧

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于暇日心所好而
忘遙距乖隔之幾何忽水淺而風飄畫半塗於萬里
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
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釋衆言之牴牾排異學之
傾搖衆相紛以異緒君獨恬然而同條嗟慢人之已矣
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易占文卷八十二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
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間里宗親
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

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
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
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蜺以死方其生時窘若
囚於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若者不祈唯其
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
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徃侑奠觴

祭蕪虞部文卷八十二

君慎足以保其身和足以諧於世嗟乎不淑而不永
年受命徂東纔三年耳孰云今者君以喪歸交游之
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王臨川文集卷八十五
祭李省副文 壽朋

嗚呼君謂歿者必先氣索而神零訖謂君氣足以薄雲漢今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別我徃祠太一笑言從容愈于平日既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計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尚饗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徃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

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船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尚饗

祭馬玘大夫文 卷八十一

嗚呼惟君才敏強明爲時能吏剗劇撥煩易於屈指近畏遠懷有譽無訾使于嶺南俗易夷鄙江東內遷厥勢方起訖云一朝壽止如此攄懷以辭薦此薄菲

祭盛侍郎文 卷八十一

某聞之行義弗高位與年尊慙者則已行義旣高位

與年下憾者則人在已無慙在人無憾有若公然其
又奚言惟昔先人捐我諸孤實在公藩公泫然哀祔
死賻存託殯得宮寓處得廬一出公恩公或我臨不
有其尊我獎我矜均其子孫戴德莫疇誰謂我人去
公三年問不再行豈曰怠怠賤不敢煩補官揚州公
得謝公曾幾何時計者來門哭泣作書以弔後昆欲
酸棺前縻不可奔會有吏役盡室而南戢恨含慙轉
移寒暄乃今來歸公喪且暮纔命使人薄進蘋蘩嗟
嗟公恩死其敢諼

祭杜待制文

卷八十一

士耻無材耻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
於公皆有訛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訛窺
公心豁豁不置牆帷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
服之無賤推以時施宜以每成又况於公強果以行
物貴於時常以其少悲矣予思我知其久鍾山北蟠
江落而東完厚密牢萬世之官其歸孰知愚與在此
酌公以文以配銘史

祭丁元珍學士文

卷八十一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
免於帖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

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
困厄窮屯又從躋之使以躓死豈伊人九天實爲此
有槃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
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膠羞

祭才景純學士文

卷八十一十四

嗚呼才公不佞不求坦然立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
旣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之相伴惟其動必依於仁故
其壽若此之脩聖音容而已遠欲親弔以無由慨臨
風而出涕辭以侑乎醪羞

祭韓欽聖學士文

卷八十一十五

嗟爲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紛百家兮並
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珍寬恂恂兮莫逆出當
官兮發論使權疆兮系息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
誰嗇具壺觴兮酌哭攀喪車兮啟夕豈獨愁兮吾僚
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魂魄

祭沈文通文

卷八十一十七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耀矣其光韓矣其榮有所不爲
爲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故治行簡於人主之
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謬且復起謀謨左右何與之
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悲傷歎息舉世

皆然豈特故人爲之流漣馳哀一酌以訣終天

祭杜慶州杞文 卷八十一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天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其予而不足以齡不肖之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今奠於庭酒肴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

官舍發命對對豔豔兮祭息平同式兮立此縣不多兮
豔豔對兮直豔豔兮無如實帥帥兮莫也出當
聖爲吾令准之禁日豔委兮賊髮擊餘百家兮並起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八十六

祭文 哀辭

祭吳侍中冲卿文

相公 卷八十一 五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茁我後公萎中間住富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轅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諫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憊眊句辭能爲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又

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歿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間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墮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夫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滄泣而歎歎而況朝士大夫乎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瑞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道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卷之六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如悼歎其如

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
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
歿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
於饑寒惟道之謀旣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
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倔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
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恍莫知乃
測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已君孝至矣孺慕以至
歿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
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李審言文

卷八十二

嗚呼嘻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爲所
疇乎人豈能無疵所侔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
所忌泄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疚實在茲公亦
如我如我公知厥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侑醴
以辭

祭沈中舍文

卷八十二

惟公之生于朝縉紳夫人嬪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
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爲世友
不腆之文旣藏于丘惟是區區以贊醪羞

祭東向元道文

卷八十二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元道
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
吾縻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
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雋鷗
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躓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
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
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
世孰予多學則同游士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
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鄞水豈無此朋
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闕闕陰宮梗野榛荒
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室
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
具此酒食以我悲

祭陳浚宣叔文

卷之九

嗟乎宣叔學以爲已不溺於俗孤騫介峙孰以不羸
孰忤不強卒躓窮巴乃命不祥怡怡在宮翼翼在外
胡是不福貴姦壽悖我思古人祿世其初悲君之食
不逮於孤古不肯歿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瞻誰助
自首海濱以心相投俱官於南邂逅綢繆顏合意同
云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

雖痛何爲維以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卷之二十三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
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
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
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旣喪吾母又奪吾
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育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
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閔命祭刁博士繹文

卷之二十四

惟君其先黻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越天聖

上始卽位開延聞人間不容僞若古堯虞稷契親逢
君子其時奮追羣龍五兩之綸三鍾之粟沈才下惠
間關楚蜀竭來揚州輔佐元侯其或者明試謨謀
最未及論泯焉之幽龜紫紛如朱丹其車昔之同升
泰亦衆已胡寧若人乃此乎止昊天介壽宜良者多
良者弗壽謂旻天何親髮墮顛子髮猶羈帷堂一慟
誰者無悲令龜得日棺還無咎銘旌悠悠羽翥南首
惟君之舊惟僚及友徘徊路旁涕落奠觴

祭虞靖之文

卷之二十五

剛耿直諒醇明博美敢於爲義我實知子達我所願

窮吾所耻柰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
白顛夷誠相見悲喜輸吾肝膈莫逆其躓衰老邂逅
綢繆山水念我難繼庶今少止翻然爲辭遂膈生歿
寓哀一酌嗚呼已矣

祭北山元長老文 卷八十二 十六

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于北山元長老覺海大師之靈
自我壯強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
大方現前饌陳告違世禮則然出饗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卷八十三 十七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閭皓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
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法困
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歸殯窀穸無悔無愉維子
之誠具此俎壺

祭程相公琳文 爲高若訥作 卷八十四 十八

嗚呼公在京師爲天子毗發論疆疆不苟其爲公於
四方爲鎮爲屏推良抑姦兩適寬允猛自伯休父有稱
于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顧我
無狀辱公等侔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古
之違

祭秦國夫人文 爲高若訥作 卷八十五 十九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護于中開號大邦
福祿之隆康寧壽考而以榮終喪車其行肇此明發
上用舊德情之鬱結凡我在位敢忘心怛莫云將之
具此薄物

祭鮑君永泰王文

卷八十二

年月日官某敢告于鮑君之神農之勞神之所知也
歲之四時而於冬爲最隙然猶築塲圍治屋廬塗圉
倉糞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今茲令又以其
暇時屬之使治渠川比常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神
宜哀憐而有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雨且止丁
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涸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病
也而令亦夙夜以憂惟神相之以霽令是役早有在
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之食於民也爲已
久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也謹告

又祭鮑君文

卷八十二

年月日敢再告于鮑君之神謁於神之明日而天地
廓然以溫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復雨雨淫不止民
愁而令恐意者令之治行無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
卒聽之乎令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
固其責自神而無與於令也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

三原川文集卷之十六
已而利澤不加焉亦神羞也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
母忽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
加焉謹告

祈雨文

惟神美名正氣索之前史詳矣噫昔人也挺王臣之
節忠信我任德誼我負故時君倚焉今其神也享廟
食之貴陰陽吾職禍福吾柄故州民賴焉今千里旱
暵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某遂躬率僚屬來
請于大廡下惟神全歿生之大名開聰明于一方需
甘霖以足民食則前謂人神之靈於古今無愧焉

饗

謝雨文

夫廟其貌神其靈函聰明正直之德俾禍福倚伏之
時用默於民而不知其所以用者斯之謂至神乎太
守領天子命藩一都會歲時豐凶疾苦得勞佚之使
百姓無愁歎之聲斯太守之事也神陰也陰陽契合
若影響然曷以郊原旱暵及夏不雨耘者耆悼心
自失遂祈福于大廡下惟神惻然開明靈惠然納至
誠言然而雲興禱然而雨零宙枯而生民默而聲又
得非神之至乎今吏民絜牲體奔走歡呼請償其靈

王臨川文集卷之十一
未不佞輒書爲千古世諺尚饗

李通叔哀辭

并序二十三卷六

通叔李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送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歿年二十八云初予旣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材性生古人下學又 inability 又不得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爲塗之人而已邪爲此憂懼旣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睟然類君子卽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爲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爲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

不可以之聞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

王臨川文集卷八十一
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計既
慟且宜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
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計者信又知陳安
石者亦溺歿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
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
通叔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
也作哀辭

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爲謀相翼
以進兮相持以修要歸于道兮不入于尤卒聖若賢
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
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群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
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羞曰予旣逢兮朝夕其旁仁
義之光兮忠信之脈邪志蕩喪兮正氣獨完吾子賜
我兮於安以疇尚曰子興兮羽儀于世吾君德澤此
兮淳漓固偷孰神不棐兮隕子于溪子生適然兮欲
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遠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
歿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瘞于棺兮誰坎于丘予欲
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予生之愁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卷七十八二十五

嗟于思兮孝于父母施於族姁兮亦及朋友云然

宜不富又曷為兮不壽藐姑兮其子孳孳兮其妻
無廬與田兮哀者其誰吾無示何兮哀以再辭

夫不以兩兮結對于只結對于兩兮結對于三兮結
結對于四兮結對于五兮結對于六兮結對于七兮結
結對于八兮結對于九兮結對于十兮結對于十一兮結
結對于十二兮結對于十三兮結對于十四兮結對于十五兮結
結對于十六兮結對于十七兮結對于十八兮結對于十九兮結
結對于二十兮結對于二十一兮結對于二十二兮結對于二十三兮結
結對于二十四兮結對于二十五兮結對于二十六兮結對于二十七兮結
結對于二十八兮結對于二十九兮結對于三十兮結對于三十一兮結
結對于三十二兮結對于三十三兮結對于三十四兮結對于三十五兮結
結對于三十六兮結對于三十七兮結對于三十八兮結對于三十九兮結
結對于四十兮結對于四十一兮結對于四十二兮結對于四十三兮結
結對于四十四兮結對于四十五兮結對于四十六兮結對于四十七兮結
結對于四十八兮結對于四十九兮結對于五十兮結對于五十一兮結
結對于五十二兮結對于五十三兮結對于五十四兮結對于五十五兮結
結對于五十六兮結對于五十七兮結對于五十八兮結對于五十九兮結
結對于六十兮結對于六十一兮結對于六十二兮結對于六十三兮結
結對于六十四兮結對于六十五兮結對于六十六兮結對于六十七兮結
結對于六十八兮結對于六十九兮結對于七十兮結對于七十一兮結
結對于七十二兮結對于七十三兮結對于七十四兮結對于七十五兮結
結對于七十六兮結對于七十七兮結對于七十八兮結對于七十九兮結
結對于八十兮結對于八十一兮結對于八十二兮結對于八十三兮結
結對于八十四兮結對于八十五兮結對于八十六兮結對于八十七兮結
結對于八十八兮結對于八十九兮結對于九十兮結對于九十一兮結
結對于九十二兮結對于九十三兮結對于九十四兮結對于九十五兮結
結對于九十六兮結對于九十七兮結對于九十八兮結對于九十九兮結
結對于一百兮

神道碑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八十七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卷八十一

魏公既薨之明年 皇帝篆其墓石之首曰大儒元
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
再拜稽首以聞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

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 某 皇太子左贊善

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璉之 某 孫晉中

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

曾孫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茲開封而為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為賢已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一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為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為曲

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

縷言則感心自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

事稽古本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為疏濶然上當獨

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為善而

公由此顯矣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

記錄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為彭城郡王

諱其名公言毋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

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

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

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叩吻遣還毋以所獻

示外 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為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誦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爲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之而與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

議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者言 天子卽位當步其日占所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 上卽爲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僖公奪其州人以為宜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詘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

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惠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
泚陸贄尚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
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
凡六事一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
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
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
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太廟公
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心密敕遷文武位一等賜外
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旣而敕遷兩府官
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歿公爭言自古
將帥被執歸多不歿元孫以不歿七年上以旱避
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
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
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
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爲姦考問具
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卽使部將王信
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
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
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爲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
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暴隄上躬親指畫

出貧暴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棗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為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自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也至是留為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以孝聞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為榮及薨自鄭歸葬扶舁蒼然肩足皆胝行路瞻望悲衰歎息四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仁宗問易之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為戒手詔褒荅以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濱棣德博多水死公乃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

國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
 而以尚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
 節度使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又出許州
 七年以保平軍節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
 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為治人安樂之宅
 將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為用故在所尤
 不擾 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
 封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
 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
 六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

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于

上親臨哭發涕為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歛制

服出司賓祭吊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

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

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

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千實封五千

六百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

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

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

晉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

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
圭尚書此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
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塔也其
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塔也其
後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內外族親凡九
人賈氏自誼及耽傅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
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
附寵祿光大始終褒榮君臣相遭於是爲盛銘曰
於皇仁宗時宋之隆奠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
承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群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
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于殿
中登闡沈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絀乃丞御史督制庶
尤膏澤在下而烝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
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鬯具獻膚
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齊有銘太
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斷石墓旁

初卜葬公於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

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峰鄉支流村奉勅改

鄉名曰大儒而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

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某謹記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卷八十三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
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相國
扶風郡開國公食品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
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
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
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
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
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用防禦使贈太師
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
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
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
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
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
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
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反秦
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
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
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廷讓敗於君

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
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
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千冀州端拱元
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
公言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斂其腐
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
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
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
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
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差
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卽皆
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
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劔州召還至三
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
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
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太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
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
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
馬鈐轄真宗卽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
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

與戰盱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
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旣息
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
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盱等無噍類 真宗賜書
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澄州刺史知秦州
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得公訖
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
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
上閣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
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
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
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
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
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
州羌方以兵覷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
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
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必
盜錢二百者公卽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
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
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虛

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遛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餘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

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為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真宗輒使閣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興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為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路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為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為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

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為右班殿直慶崇今為文思院知恩州公少愷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審審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在凌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

太宗 真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與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旣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爲不謀德歉於年孰云耆老有資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墜道永矣其詒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八十七 終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八十八

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 贈太師中書令勤威馮公神道碑 卷八十四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始所以徙至魯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爲兒童狀貌巖然慷慨有大意人固已竒之矣旣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爲遂行以才武給宿衛 太宗征河東

公奮身冒兵數取俄馘以獻于行枉在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真宗兩駕河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驅以禦契丹公所斬虜最諸將遷天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公雖枉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爲人講說人尚以儒者目之至是真宗召問出孝經使講公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以誨學者言行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真宗嗟嘆者久之由封州數遷至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出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事當是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爲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爲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川兼修河都部署河怒動埽埽且陷公坐其上指畫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之天子賜手書獎論召還領步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也公年六十六以八月二日薨于位天子悼慟爲之罷朝二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勅宣慶使蔣州團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

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黃溝鄉大里之原公曾祖諱倫祖諱筠皆不仕考諱蘊贈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玉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握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已卒公孝謹忠篤遇人有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侍輒數月常患世醫不足賴以為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弟常欲上其子為公子以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欲棄軀以報久矣顧未有所柰何歎

之是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韋城董方廉直為公所友其卒有三女無以嫁公為選士辦裝嫁之如已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畏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謚於天子而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為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予問誅於太常問書於太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為如此於是為銘曰

允文——真宗俊藝在工相協予武有來馮公馮公額
額奮節金革有聲中邦外動夷狄自公在野手不去
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公之所撫貔貅虎指麾進
退妥若兒女武室以聽文罷於柔維時馮公兩取其
優孰施其文有壤千里孰致其武宿衛——天子
帝咨馮公爾徃視河河決已塞滑人來歌——帝聞而
嘉勞以手勅公拜稽首匪臣之力——帝曰來爾予釐
爾勤授之旄節留掌我軍方朝告薨有詔罷視弔贈
賻葬哀榮終始追拜爲令尚書中書賜爵國公胙以
魯墟士生顯榮沒則多已維時馮公至今受祉在河
方虎咸有褒詩至漢充國雄爲之辭誰能詩公流示
無止刻碑墓門公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十五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
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
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
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尚書司門郎中
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
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銷有福
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
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
入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爲知
已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
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歿靈州告危帝視
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

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閉陷柰何公拜且跪
颺言而起苟紆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
至疆勅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相或

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
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梧合阻夷神者公尺黜之
倅州用獄一肯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河就付
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
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徒使于湖北遷自
濠梁又奪一官往禪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
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總其輸煌煌金章厥賜
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
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
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爲

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
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輟
之銓衡乘傳臨并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
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緇加職侍讀改司群牧移
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
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 帝悅而嚮
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
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勲爵第一
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
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
丞于殿中與仲前歿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
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
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卷八十四二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旣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
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
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
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爲序其實而繫以
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

諱嵩者為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
諱光嗣者為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
也左丞當 真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
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
也而於魏公為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
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于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
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
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太常寺
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
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

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
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
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
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
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
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
人大饑且疫公為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
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
三者當歿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
刑況今哉即奏貸其歿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

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藁不
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
南山廣表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本蒙密中國人逋逃
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
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
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
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詔書獎諭
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附
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
人使操斧斤隨以強斲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
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
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
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
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
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
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
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
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
命之尤凶强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
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

興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
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
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
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天子自曹州召公
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
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爲動容賜其首曰褒忠
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旣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
居自爲棺歛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
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
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
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修大
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奕太常寺太祝女四人
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
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
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
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
公光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
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謀群泰貴顯者數世豈
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
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爲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
棄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旣又困窮乃生魏公
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
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
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浚郊
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卷八十五二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卽位大賚群臣陞
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
祿能教厥子並爲十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
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
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
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
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
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
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
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
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
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

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趙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已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卽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于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耻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

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旣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寔定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旣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下有銘詞
十行

二千以恩韻公滿

有一人曾經十首五人皆率公錄無遺皆公親
以韻安為尚書通判其叔視文于二人曰
守端書皆五字早計其公文藝也
文尚書與為文姑為其人與其文于三人賞安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 卷八十九

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卷八十九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
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眾經後遂博極天下
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為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
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
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
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趨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
弟之秀者親為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

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為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為是而用君議編於勅慶曆二年擢為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為戒仁宗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墮于殿中君奏疏即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

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詔會除虜西轉遣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緩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

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為州整齊其大體濶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為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為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黥縣曰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于父諱遂良當終

時君始十餘歲後以二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

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取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

邈迪适邁適嘗從予游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

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某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

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右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秘

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

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黥縣

懷遠鄉上林村歛之為山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

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

也黥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從

步宦學終以就立為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為銘詩
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觀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
危條變畫竒瘵毒既除膏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
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
家銘在墓前以告黔人孫氏之軒

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卷九十七

宋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東縣陶
邑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初咸平二年公以東班殿侍
隨彰國軍節度使康保裔部軍于高陽關契丹內使

真宗狩于魏大將恃城千里閉逃保裔以其屬出公

提少卒所戰輒破寇搏我亦孤堅弗支舉軍陷焉乃

以義死當是時也二月五日也公年四十六有詔賻

恤錄公子樞以為西班殿侍蓋六十九年而樞以行

治勞烈積官至皇城使賀州團練使而嘗一再辭賞

以求追榮其父母天子亦數推恩以及朝士其親而

公九贈官自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至左監門衛太

將軍逮今上即位則再至三品而公夫人朱氏亦

封錢塘仙遊永安縣太君十八君有美志純行年六十

三以天聖七年六月六日卒於其子之官舍而以嘉

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公合葬公幼而愿恭長而敏武涉書喜謀將有以為而卒不克蓋知者傷焉唯思壯不屈以詒祿于其後世而團練君實能力承以大厥家噫其可銘也哉李氏世家鄭之原武公諱興字仲舉曾祖諱顯祖諱光父諱元趨皆弗仕公生一男二女二女皆早歿孫六人其二人早歿蔡今為尚書都官郎中餘皆以父蔭仕昌齡終三班差使蔡今為右班殿直蔡今為左班殿直銘曰

李姓之始聃周隱史厥家鄭邦代晦其光公奮自田啟蹟班行匪熊匪羆彼萬其旅帝徂伐之孰致子武

振戈以先所遇斃逃曰敵可盡其來滔滔終沉于戎唯義之濟閔有傳祿追榮以暨誰無孫子錫命在幽我以吾功克稱無羞詒詩後觀有石道周

故淮南江淞荆湖南北等路制置茶鹽礬酒稅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神

道碑

蕭氏故長沙人也去馬氏亂遷江南又為廬陵人公曾祖諱霽仕李氏終洪州武寧縣令祖諱煥考諱良輔皆不仕公諱定基字守一用天禧三年進士補岳州軍事推官以母夫人陳氏喪罷後除虔州觀察推

官人饑說州將以便宜糶倉米秋糶償之所採活甚多監納潭州茶米舉者十八人遷大理寺丞知臨江軍新喻縣移監城都府市買務蜀引二江漑諸縣田多少有約李順爲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晝夜爲六由此他縣歲賂樊氏縣乃得其餘水訟二十年不決轉運使以屬公公曰約所以爲均卽不均約不可恃也乃親決水視一晝夜而樊氏縣水有餘樊氏卽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轉運使以爲能舉知黎州州近蠻出善馬異時勢人多以託守公一拒絕蠻大喜於是累遷至太常博士以博士召兼監察御史裏行成都王醜請鑄小鐵錢爲大錢當十鑄十得三是廢十得三十也公疏以爲不便而醜議詘中貴人妄告兩浙轉運使罪以公往治直之蘄州王蒙正恃勢賂橫猾誣屬縣長罪歿又以公往治告隨吏曰蒙正賂汝受之以告我蒙正果賂吏直三百萬公因以正其獄 仁宗欲官公一子公乃以讓其隨吏除開封府判官於是自監察再遷至侍御史除江西水陸計度轉運使奏事稱 上意賜三品服三司稅賦鵬鷺羽民入一尺費餘百錢奏以鵝鸛代之宜州蠻爲寇乃移廣西兼安撫公馳至問所以反曰吾知之矣

乃蒐諸州澄海忠敢士萬人守要害戒諸將賊至乃
 擊歸則已蠻不復動明年邕州甲洞與永平寨將秦
 玨爭銀冶殺玨反邊大擾公曰蠻何敢是必玨有以
 致之問之果然乃廢銀冶誅道賊熟戶數十人又移
 交州討殺玨者而邊遂定 仁宗曰邊吏好生事蕭
 某如此可召用三司度支判官王琪使江淮漕議監
 酒事請公俱往乃除三司監鐵判官與琪俱使江淮
 漕議監酒事至吉州除江淮漕荆湖制置發運副使
 以官卒于家享年五十四實慶曆二年五月十四日
 以其年九月二十日葬廬陵儒行鄉故舍之原公寬
 厚寡欲內行孝友稱於鄉里尤知為吏在所皆有聲
 績夫人河陽縣君毛氏五男子汝礪汝諧汝器汝士
 汝奭皆進士汝礪終太常博士汝器終殿中丞汝諧
 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汝士今為永州祈陽縣令故
 累贈至尚書工部侍郎而墓碑未刻汝諧請曰先人
 於王氏有故子銘士大夫多矣某曰然是宜以屬我
 乃銘曰

蕭氏食鄴漢功之寇卒成齊梁以戾于唐人不絕史
 與唐終始厥遷廬陵來自長沙使乎御史于宋初家
 折獄禦戎有聲無譁祿則世繼而年不遐揚詩墓石

五臣川文集卷之十
以相哀嗟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狄氏故并人唐武后時有以諒直至宰相者有功中宗以及社稷是爲梁公公梁公之十四世孫也諱棐字輔之曾祖曰崇謙連州桂陽縣令祖曰文蔚全州清湘縣令考曰希顏徐州錄事參軍及公貴贈錄事君至兵部尚書而公母李氏封隴西郡太君蓋梁公之後有兼譽者亦有名蹟至大官其後祿仕不終然寢微弗顯及公乃以行能爲時用出使入侍中尚書工部侍郎直樞密爲學士天下稱爲善人長者公少

孤力學中咸平三年進士甲科其官自大理評事歷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祠部刑部郎中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外其職自直昭文館歷龍圖閣直學士其初任知袁州分宜縣後嘗知開封府司錄通判鄧州成都府爲開封府判官使京西成都府路轉運又使制置江淮荆澗再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知壁廣滑魏隨陝鄭同楊九州河中河南二府其知陝州河中府以趙元昊反擇西方守吏其知隨州則坐在魏時軍事有驕不遜者不卽治其知揚州則不及赴而卒于京師慶

曆三年二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七公惇厚篤實未嘗妄言笑雖有喜愠未嘗見色終身不言人過惡罷南海所齋無南物在陝中貴人有力者言將援公於上公爲不聞接以它語退而歎曰吾束髮至此得爵祿皆以義可以老而自污邪蓋其廉如此其治民出於寬仁不忍雖以此嘗得罪然自若弗悔也當時士大夫聞其死多歎惜累階至中散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戶夫人武城縣君路氏左司諫知制誥振之女初公以布衣見路公路公卽譽公文學行治妻以其子生

六男子遵道遵度遵禮遵愨遵路遵彛遵路當

初善爲古文志義甚高嘗爲襄州襄陽縣主簿不幸早歿君子莫不傷之遵路爲人常寺奉禮郎與遵道遵愨遵彛亦皆早歿遵禮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六女子嫁衛尉卿王罕衛尉卿魏琰樞密直學士何甲立尚書駕部郎中王信民二人早歿狄氏當五代之亂占潭之湘潭至公始葬武城君於許州陽翟縣張澗里故以公合葬葬以慶曆五年旣葬二十年而遵禮來求銘文刻之墓碑銘曰

維狄先公開號於梁扶國舉帝仁柔義剛施垂子孫

五臣川效集 卷八十九
九
祿不曠仕歷世十四公爲循吏內行振振恕以與人
無恙無忌考終厥身陽翟古墟有幽新里銘詩不磨
彼石之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軍州兼管內勸
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贈刑部尚書李公諱陟
字元昇少以進士舉太學衆推才高不妄交游獨與
故相張文節公友善淳化中用甲科補河南府澠池
縣尉群盜阻殺以略行人朝廷出中貴人傳捕公率
其屬捕殺之盡以故爲轉運使所奏留再任方賞
父喪去而契丹犯河北卒亡命相聚爲寇所居內黃
大擾令尉初不自保公爲設方略擒滅縣賴以無事
改除貝州司理參軍州將邊公肅知公能有難輒以
屬公逐劇賊用一日馳百里悉縛取以歸於是州及
轉運使爲論功驛召見除大理寺丞知漢州什邡縣
改殿中丞知秀州嘉興縣 真宗東封改太常博士
通判通利軍又以祀汾陰改尚書屯田員外郎河決
奪一官監真州鹽倉杭州言浙江隄壞不可治詔江
淮荆湘發運使舉可用者以公通判杭州隄成度用
財力甚省而完且可久乃復得故官留再任當是時

呂文靖公提點刑獄尤知公極論薦以爲材且召除御史矣會母夫人歿公行內修事母尤以孝聞所收恤親屬多貧不能北歸留治喪南京哀戚毀甚未及服除而卒年五十三天禧三年六月八日也留守王沂公賻助之乃能具棺殯凡五娶賈氏高氏張氏耿氏最後邊氏封太康縣君今皆贈郡太君邊氏則貝州邊公女也邊公彊明少所可知公而好之故女以其子太康有賢行蓋見於國史公二男四女男曰中庸守大理寺丞致仕曰中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西京留守女嫁太子中舍聶復貝州漳南縣令葛初平尚書比部員外郎張參其一早歿公初以文藝自進然喜吏事所至強果辨治終以愛利爲人所思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葬于衛州新鄉縣貴德鄉戒海里至熙寧元年十月乃始作銘刻之墓碑李氏故博平人後徙內黃曾祖諱祚弗仕祖諱守澄開封府襄邑縣尉考諱珣殿中丞銘曰
矯矯李公升自辭科啟迹澗池終功淞河課文曰治武奏厥多毀于大喪曾不及幡素琴未御虞殯遂歌垂延在後寵祿有那兆衛西南彼墳陂陲追秩榮矣哀如之何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卷八十三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爲人倜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 真宗初卽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卽有能名召還爲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戶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數進見奏事

真宗以爲材其後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及考進士以糊名謄錄之法 真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

屬公居糾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無留事 真宗滋以爲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

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卽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

數賜詔書獎諭於是 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卽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旣而又以爲尚書禮部

侍郎樞密副使 真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逐去寇萊公而以公爲黨亦逐去之以尚書戶部侍郎

知青州旣而又以爲太常少卿知光州 仁宗卽位稍遷祕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

郎留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潁州自潁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某年某月某甲子

卒春秋五十九計聞天子爲震悼贈禮部尚書賻賜錄其子孫加等謚曰安惠初公奮白衣數年遂知制誥特爲真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爲公道之公亦慷慨爲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祕世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以丁晉公爲爲之誦節故爲所逐公好收挽後進士得一善汲汲如世之夸者爲已進取未嘗問家人生產好讀書善爲文有文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旣焚之矣無在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書爲世所稱每書輒爲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戶食實封至九百戶嘗爲東京留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

真宗所自選也周氏世爲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某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仕歷御史終尚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曾祖考某官祖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荷爲大理寺丞延讓爲太常寺太祝延壽爲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延雋爲大理評事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鄭州新鄭縣平康鄉

之北原而以王氏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雋爲尚書都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闕闕行治來請曰先人名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延雋爲後必爲夫子許我則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逐而公之行可知懍懍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爲略也銘曰

一德公去州郡無民不思公來朝廷 天子所知登
論造功每成無噍誰私黨讎用國威福間上不豫乃
讒乃逐旣投有罪而以公歸退施一州遂隕于腓美
矣邦士公之季子銘詩墓門載以龜趾

卷八十三終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八十九 終

吳氏士公之季子繼請墓門以顯其
賢公之再如無辜結以黨捕用因氣
誅問土不察已
一慙公去此得無男不思公來陣歿
天子所賦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九十

行狀 墓表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卷八十五三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
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
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祕書直集
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
修 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
州遂葬于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
貫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

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廢公至立殺其首施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竒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官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施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姝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

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爲天平正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屢入邊州爲寇當是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年十九太宗問太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

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讓乃以

本官知渭州

真宗卽位改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

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卽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侯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

去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
卽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
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閣門使
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閣
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
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
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 真宗留其一樞密院
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
遷四方館使初章理驕於武延鹹泊撥臧掘強於平
涼公皆誅之而沂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
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唃廝囉宗哥立遵始大
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狀足其求必
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爲
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徃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
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廝敦爲鄉導公卽
誘樣丹捕廝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廝敦公遂奏
以爲潁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
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爲遵耳目及公誅樣丹卽皆
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
後遂帖服皆爲用至明年囉遵果悉衆號十萬寇三

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羌囉遵遂以窮孤逃入積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爲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已者既貶寇萊公卽指公爲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爲環慶路都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爲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爲真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于是年五十八 皇帝爲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爲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類族以爲上軍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爲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爲弓

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稅斂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于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于川爲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爲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哨廝囉聞公姓名卽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旣請盟真宗於兵事尤重慎卽有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年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候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瓦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直言以諫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使某開門祇候請三班奉職及右班殿直

魯國公贈大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真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
蔣公邢公皆倜儻喜赴人急歲飢所活以千計武康
公當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
輔真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
故今爲管城人焉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事繼
母魯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太宗五路
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
爲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
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爲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
以爲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薄伐必敗
是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武康爲公令於軍
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
亦如公令至陣士卒帖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爲之
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
嘆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爲大將不可
使子弟與諸將分功紕公不列三年遷東頭供奉官
咸平二年遷內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
頭景德二年爲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爲邢洺磁
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爲盜朝廷

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羶車載壯士偽服為婦人誘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為充當陝西東路提舉捉賊自陝以東為盜者聞公檢點霸事皆惴恐逃去五年為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前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天子命公乘驛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七年遷散虞候散都頭八年遷散員內殿直都虞候天禧四年為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乾興元年為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圍練使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使知康信軍城壞公使禁軍為築築者久之而無竊言望公使已以非其事者城成天子賜書獎諭

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歲除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六年除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都部署不行八年除并代州馬部軍副都部署又除殿前都虞候十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遷與士之請馬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取糞錢於軍以給公使自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用明道元年除福州觀察使軍人挾內詔求為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

以千軍制後不可復治凡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得則軍人必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已而太后亦寤卒聽公及太后崩有司請衛士皆坐甲公又不奉詔曰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也於是天子心賢公以爲可用又閱太后宮得爭軍吏事遂以公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率不足以當大任天子使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計至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理而有恩故人爲人求官於公公問其得謝幾何故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而使家人以銀與之

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頃之除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充宣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扞邊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貌竒偉疑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爲人言如此公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天子不得已以公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而言曰皆尚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爲右千牛衛上將

軍知隨州人爲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
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
曰孔中丞豈害某者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
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
愧其言曹人喜聞多盜他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
無一人囚者數矣慶曆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
度使 天子以手詔賜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母以
人言爲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逼澶州
喜曰六符問公久矣遇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
熟豈非公仁政之効也公謝曰 明天子在上固常
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可畏者吾
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真定府等
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 天子使中貴
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
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
爲者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使
宜從事而以楊崇勳知成德軍崇勳使客問公所以
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蓋見
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
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覘或以告勸公執殺公

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其所鄉契丹聞之震恐已而天子密詔問公方略公上書論近世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公知陳州過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上恩赦誅徙內郡非有公事當對者不敢見三年移孟州召還署宣徽院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檢校太師判鄭州過都天子召見慰勞皇祐二年除集慶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尚爲四夷所憚而天子亦賢公以爲可屬大事也四年復強起公以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遂以爲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伴射使曰南朝以公使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五十以寵焉嘉祐九年進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七天子爲之不得

已猶以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爲同羣牧
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孫一人
是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薨天
子至其第爲之罷朝一日又爲之素服發哀苑中而
以太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黃金水銀龍腦等物
出內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註小過
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溫如也平生少玩
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祿賜多施之親黨善治軍
旅寬仁愛士卒士卒樂爲之盡與士大夫遊士大夫
亦多服其度以爲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勝軍節
使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追
封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熙東頭供
奉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七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西
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
咸英供備庫副使次咸康內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尚
書駕部郎中張叔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
博士寇諲皆早卒孫七人澤淵皆內殿崇班閤門祇
候淑左侍禁淇左班殿直潭右班殿直沅瀛左侍禁
濕未仕淑淇皆早卒曾孫二人任左侍禁价未仕公
子卜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光瑩而國夫人祔謹具

公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太常議謚并史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卷八十六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棊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為廉所不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為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為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已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歿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卷八十六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伐闕世次因其妹壻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榮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為德安人

自善果至脗七世生裔爲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
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
祐四年進士爲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
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爲能又爲廬州合肥縣尉
盜發輒得故其後無敢爲盜者又爲同州朝邑縣令
當陝西兵事起案簿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
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
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祕書
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懷
智高爲亂吏多避匿卽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塹集吏

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
常博士而歸爲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
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
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公次
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贊朱介之其壻也
君爲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已出能振窮急而自
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齋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爲
如此今旣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
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
爲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

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江東泝九江上廬江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爲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卷八十三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爲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爲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爲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

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爲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爲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爲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卽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爲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于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旣濟者爲尚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爲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尚書生詢爲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爲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爲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蘋爲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宋爲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調爲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族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爲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建昌王君墓表 卷八十六四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盡力未嘗佚遊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辱於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又盡其力蓋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爲生四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晦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中第爲揚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爲君能長者以有是義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其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三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裏屯之原葬久矣無咎始求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咎奔台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厲其志蓋非有求於茲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君之孝子耶亦論次之如此

處士征君墓表 卷八十六五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鑿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

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
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
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
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
以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
巫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
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
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收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
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
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
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
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
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
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
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
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卷八十六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黃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
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巽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
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

鄱陽長順里之西原葬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爲女子以善事父母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嘗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異於己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爲聞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爲善也宜有子初其子爲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虔州錄事皆欲迎太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祀春秋於此義終不獨往及爲南劔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官寢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卽博士女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卷八十六

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遷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

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
疏患良一無間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
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虧行繫夫人之助夫人
貧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
某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
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愠也病且
革以薄葬命子億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旣誌
其葬四年某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
繇閨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
以戾相蕩以侈流然敦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
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隣里是哉
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
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
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故華陰楊氏其爲臨江軍之清江人蓋
亦已久矣曾皇祖曰某仕江南李氏爲大理評事皇
祖曰某皇考曰某 眞宗曰以行義聞嘗召之不起
初宰相王隨少時與友善 仁宗卽位隨知杭州謀
以皇考奉章入賀旣至度不可屈乃已後終推子弟

臨川文集卷九十一
一官以與其子得太廟齋郎君是也初任袁州萍鄉縣尉會令免獨當一縣豪猾吏民以君少共爲十餘獄嘗之君立斷治大服又選饒州德興縣主簿舉餘干縣令大水民乏食有死者君以便宜出常平未計口賤糶又誘富人發錢米所活人蓋數萬縣人遽連捕盜盜父因殺子誣璉以求賂君治服語璉曰汝歸以米百石餉貧民所以謝我至州州吏疑璉人姓持賂當是時范文正公爲將問璉汝來時長官何言璉道君語公曰楊某治此不自嫌可以無疑也璉卒得雪歸餉民如君語蓋君爲文正公所信如此而能得

民樂輸多此類又除韶州翁源縣令轉運使舉監州司至一月卒年四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君事後母至然謹於人喪或大寒脫衣買棺以赴之平生如此不一既已未嘗爲人道死之日家所有獨其父書十餘篋舉者甚衆然仕終不遂其可惜也已娶陳氏子曰濶漳州軍事判官四通池州建德縣尉皆時所謂才士也天所以報施蓋將在於是

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
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
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
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
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
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
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叅都總管軍事
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歿爲吏者
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
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慾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
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
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脩
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
大困以公副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
判主班院而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
判主班院而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
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
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
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
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

大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卽歿知不瞑矣因泫然泣
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疾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
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
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
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
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卽皆稽
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
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
流離顛頓有以故歿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
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獨
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
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
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
旣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
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
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
以謂厚歛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
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
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
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恃公欲以

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
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
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
公行內脩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
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
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
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
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
公得閒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
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
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
必已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
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
疾不能興上聞驚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
輒以聞公卽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今
求之不已乃以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
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
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
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
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

宋本故令
公等九字在
其家南封上

百戶詔贈太子太傅而聘賜之甚厚公諱况字元均
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
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
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尚
幼田氏自太師始古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
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第右贊蓋
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
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
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
知公爲密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更於宋繼
自公攸始奮其華黻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
乃興佐時宰飪調聃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
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
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
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給事中贈尚書上

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卷六八二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
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
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

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

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

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

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

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嘗爲

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

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

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

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

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

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

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

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如許徐

兗鄆秦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

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紬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

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

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

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

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常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機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

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軌權彊所忌讒諂所備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司封員外郎之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卷八十六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使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王某曰噫五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吊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昏以狀至乃叙銘赴其葬叙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

恩除大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
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為
循吏也 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
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
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
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為之喜居無何
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
咎言者謂為不宜夫歐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
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
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

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
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
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
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郭
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棗之贈尚
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
廟齋郎除隋為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者著
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
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為達行於德為充道於古為可命於今為窮

鳴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平甫墓誌 卷八十五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
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少角未嘗從
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
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十
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
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
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
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卽位
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言
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
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
特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
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
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
寧府鍾山毋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
六十卷妻曾氏子旒旂女婿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
行知名旒旂亦皆疑疑有立君社所施庶在於此

建安章君墓誌銘

卷九十六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劬公為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亦莫不得其懽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知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狂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于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性而自託於人偽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於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為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奕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為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孺早卒又娶其中女次適歙州旌門縣令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矣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任江南李氏

為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

癸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弗靡弗跂以為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

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補之墓誌銘

卷九十三二

君南城人王氏諱无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

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真縣主簿嘗棄天臺

縣令以與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

康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

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

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

治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為

利疚於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歿年四

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

申妻曾氏子綰縕始克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

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為已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滁全椒張君諱瑗字君玉其先有司泗州法者諱煦

終卷九十六

於君為曾祖嘗曰吾施德於人多矣後當有顯者尚
 書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諱海者於君為祖有二子生
 君者長子諱安期官終國子博士君以進士甲科守
 祕書省校書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故事
 得獻書求試君無所獻知建昌軍南豐縣通判鄂州
 又將通判梓州而有以君為言者乃召試以為祕閣
 校理於是自校書五遷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年五十
 五以嘉祐五年四月壬申卒京師夫人蓬萊縣君王
 氏生三男子伯孫仲孫世孫三女子其一嫁試將作
 監主簿蘇泌其次尚幼治平二年九月甲申葬君全

椒善政鄉脩仁里於是伯孫主邵武軍光澤縣簿君
 與余善其能貧而不為利余所畏其於故事蓋無所
 問而不知其好書天性也往往日盱竈薪不屬而闔
 門讀書自若又能為吏當官有所守疑疑必得其意
 然平居安言徐視易狎若無能者銘曰
 有幽滁山滁水兩間槃礴演迤乃多君子我儀其蓄
 以博厥聞我肖其滌以清厥身書此哀石永詒崖濱

新刻臨川介甫王先生文集卷九十一 終